

又想海陵岛

胡学文

那天，我边翻书边陪父亲看电视，两集播完，父亲换台，正播纪录片。当沉船、宋朝、专家等诸如此类的词拾人耳时，我抬起头，触及波涛汹涌的大海，立即道，南海一号！这是宋朝的沉船！

广东海陵岛就这样从记忆中闪过，波光闪闪，带着腥咸和潮湿，带着海陵岛独有的味道。人的一辈子会见识、经历许多新奇或平常的事物，河流、大海、沙漠、戈壁、高山、草原，一棵树、一根草、一块石头、一片树叶、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……当然还有形形色色的人。有些注定要遗忘的，有些则会刻在脑海深处。海陵岛就是留在记忆深处的地方。

在海陵岛，我曾有一次奇异的飞翔。

那是到海陵岛的第二日下午，我从所住的北洛秘境步行到海边。没去沙滩，我选择的是靠近山石的海岸。我想听浪涛拍打撞击山崖的声音。斜阳正烈，我在乳白色的石头上坐下来，极目远眺。深邃的海面光滑如镜，正所谓静水深流，其实海水一直在奔跑，向着无尽的远方。后浪就是它的脚步，密集又急促，带着鼓动和诱惑。我努力昂起头，想看得更远一些。我没想凝视天空。在草原长大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天空对我都没有吸引力。瓦蓝、湛蓝、蔚蓝、深蓝、灰蓝……白云浮游或黑云压顶，我见过太多，没有哪里的天空比得过草原的苍穹。所以，我的目光最终停留在遥远的地平线。但仿佛天空嵌着磁石，目光被吸附，渐渐仰成直角。没有杂质的蓝，没有变幻的蓝，如果有一朵白云点缀也好，但就是这么纤尘不染，这么一览无余，这么空，又这么阔。想游离又不能，目光凝注，脑子里却撞击着杂乱的念头，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呢？就如少年时仰卧在草地，朵朵白云时常会浮现出骏马或神兽，浮现出小说中描绘的情节。正这么想着，我觉得自己从白色的山石飞起来了，不知是自己生了双翅，抑或是磁石巨大的引力。我只

知自己在向上，在靠近蓝得透明的天空。近两年时间，我痴迷多重宇宙说，相信在另一重宇宙里有另一个我，相信在另一重宇宙里有亲人或故乡。我正往那一重飞去，那透明的蓝就是多重宇宙的围墙。

惊叫将我拽回，我仍坐在白色的山石上，如瀑的阳光环绕着我。海浪飞溅，扑湿了某位女士。没有那声尖叫，也许我就看到了。至少，我能触摸到那蓝色的幕墙。当我沿着台阶向下时，还是忍不住回望。我知道，那奇妙的旅程会在记忆里扎根，不会随着岁月无声流逝。

难忘海陵岛，当然不仅因为奇妙的梦幻。这座古老的岛屿颇多神秘、神奇，比如南海一号。之前我没见过沉船，更没见过800年前沉没的船，所以去看沉船的路上既兴奋又好奇。南海一号沉没地点距海陵岛不远，打捞上来的船体就在海陵岛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“水晶宫”里。1987年，古沉船被偶然发现，依据考古惯例命名为“南海一号”。这条船十五道隔舱，是南宋时期海外贸易商船。近年痴迷历史，知南海海上贸易极发达，没想竟能亲见当年的商船。每道隔舱都装得满满的，陶瓷、铜铁、金银、漆木、钱币、朱砂，出水文物超18万件。沉睡近千年，大部分陶瓷仍然完好。瓷器均用草绳缠裹，大小相合，粗细搭配，糊着泥沙的绳结自是不能再解开，但仍能看出结的模样。我想负责打包、装载的该



正是炎热的夏季，海陵岛却没有闷湿的感觉，凉爽、舒适。空气自然带着咸味，却又是纯净的，总感觉自已会吸醉。特别是红树林湿地公园，因为贪恋，甚至想长住下来，大部分陶瓷仍然完好。瓷器均用草绳缠裹，大小相合，粗细搭配，糊着泥沙的绳结自是不能再解开，但仍能看出结的模样。我想负责打包、装载的该



个渔村都藏着秘密和传说。南宋三杰之一的张世杰，其陵墓在海陵岛的平章山下，东南方为大海，北方靠内海，坐西南向东北。南宋景炎三年，新会崖门之战后，张世杰继续率兵抗元，最后退守阳江。面对三次投降，张世杰拒不投降，在海陵岛殉国。

另一个与海陵岛有关的人物是陈宜中。陈宜中是南宋右丞相，与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一同抗元保宋。据说，南宋朝廷最后一个可隐藏的据点——海陵岛就是他选定的。京都失守，陈宜中撤到海陵岛，化名若水，隐居在石井村。石井村村头的庙宇供奉着石狗像。传说狗救过陈宜中的命，所以石井村敬狗为神。村中人人习武，这习俗即是始祖陈宜中家训，代代相传至今。

如果传说是海陵岛的暗门或偏门，那么多彩的景点就是海陵岛的正门、中门，中门敞亮，可以获知海陵岛的经济、文化、风俗、生机，烟火何以生发，何以蒸腾；偏门幽暗，可以追溯其性格来源、岁月流逝和世事沧桑。每个人看到的是同一个海陵岛，但每个人看到的也是不同的海陵岛，多棱如镜，或许是其魅力所在。

某个夜晚，友人约我宵夜，我随着去了。到一个地方，在酒店吃得再好，也仅能满足肠胃的需要，而宵夜，尤其小巷里的小吃店，常常带来惊喜的享受。坐在出租车后

排，透过车窗，望着两边的路灯和极少的行人。这个时刻，若在家里，我早已酣然入梦，而在海陵岛，夜晚才刚刚开始。偶尔溢出，在某一个空间，在某一个时间，谁说不是人生的奇遇呢。就如坐在海边白石上，虽然那是短暂的思想，亦回味无穷。简单的几样菜，和宾馆完全不同，更本土更原生态，而且名字特别，味道极佳，不得不赞叹海陵岛在饮食上的创造和想象。这是海陵岛的又一个侧面，人间烟火，活色生香。

每个地方因文化性情不同，都有自己的标签，比如探险之境，奇遇之乡，或可放松，或可沉醉。海陵岛于我，是梦幻之乡，令我痴迷。

（胡学文，河北作协副主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有生》、中篇小说《麦子的盖头》《命案高悬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全国优秀小说奖、《十月》文学奖、《中国作家》首届“鄂尔多斯”奖、孙犁文学奖等。）

上图：海陵岛风光。
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
左图：观众在内蒙古博物馆观看《大海道——“南海一号”沉船与南宋海贸》展览。
丁根厚摄（人民图片）

行天下

天下名山僧占多，九宫山也不例外。而且一山两教，佛教道教均有道场。云中湖北岸有一道观名瑞庆宫。1187年，南宋道士张道清在九宫山开辟道场，创立了道教玄门御制派，建有钦天观。1204年，南宋宋宗皇帝赐名钦天瑞庆宫，从此成为元明清几朝的皇家道场，九宫山遂成为中国五大道教名山之一。

在富丽堂皇的大殿左侧，有一座颜色灰褐暗旧的古建筑，塔状，名叫真君石殿。铁顶铁瓦，石身石檐，古朴凝重，据说是供奉张道清真身之处，距今已有800多年了。原有九层，现在只剩三层。这座真君石殿虽然残破，但因为是南宋时期的遗存，故分外珍贵。古旧之美，惊心动魄，就像一位历史老人，见证了人世间的岁月沧桑和风雨变幻，默默无语，却洞察一切。

无量寿禅寺距瑞庆宫不远，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。无量寿禅寺是阿弥陀佛的道场，依山而建，地势陡峭。站在大殿前的平台上，俯瞰茂林修竹，千壑竞秀，远眺山峦起伏，状如奔象。天空中祥云朵朵，阳光照射下透着金边。时有清风拂面，令心底澄澈，尘虑俗念顿消。

来九宫山，是定要去李自成墓看一看的。

从云中湖驻地出发，沿山路蜿蜒而行，一个半小时到达闯王陵。墓地在牛背岭小月山阴的坡底，青山肃穆，草木葱茏，一派清幽。坟丘不大，上面稀稀拉拉长着青草。墓前立着一块石碑，上刻郭沫若手书的“李自成之墓”五个大字。

在这静穆的山坳里，心头漫起一股沉重的沧桑之感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头戴宽檐帽、身骑高头骏马的形象，鹰隼一样的目光，英气逼人，有一种悲壮之美。此时的九宫山，也变得愈发耐看，愈发迷人。

上图：九宫山云中湖晨景。

2020世界旅游联盟·湘湖对话 助力全球旅游可持续发展

本报记者 赵珊

疫情对全球旅游业造成严重冲击。如何及时化危为机、有效降低对旅游业的不利影响，进一步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？近日，2020世界旅游联盟·湘湖对话在杭州举办，现场及线上共2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。业内专家学者一致认为，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良好趋势和局面不会改变，亿万人民对以旅游消费为代表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将只增不减。全球旅游行业应联合起来共克时艰，促进旅游业恢复、振兴和繁荣。

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指出，世界旅游联盟在这个特殊时期以线下和线上结合方式，集聚国际旅游业界精英，探讨世界旅游发展大计，对加强业界沟通交流、集中各方智慧力量、促进旅游恢复振

兴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推动世界旅游业恢复振兴，需要全球旅游行业团结起来，共同促进全球旅游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。

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·波洛利卡什维利表示：“疫情使旅游业受到沉重打击，但是旅游业从未像现在这样团结。这次活动的举办充分表明，全球旅游业正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和前进的道路。世界旅游组织于今年3月成立了全球旅游危机委员会。我们在规划未来时，将依靠中国朋友和世界各国的支持。”

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、地中海俱乐部全球总裁亨利·季斯卡·德斯坦讲道：“我们需要使旅游行业适应新常态，并恢复人们对旅游的信心。中国为我们提供了旅游业发展

的主要趋势。我相信，提供优质、安全和真实体验的旅游运营商将从这场危机中强势反弹。我们需要加强合作，实现旅游业持续发展。”

疫情催生了旅游市场一系列新需求和新供给。从需求端看，康养旅游、近郊旅游、亲子旅游、自驾游等消费需求加速扩张。从供给端看，旅游企业加速拥抱线上化和智慧化，并将技术与产品深度融合，推动行业向“互联网+旅游”深度转型。

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介绍，今年4月，携程以“数字基建”赋能智慧旅游，发布了业内首个“景区智慧云平台”，针对景区购票、入园、游玩和售后四大环节提供技术解决方案，实现“全渠道、全场景、全业态”的全景预约，帮助景区进行数字化升级。她提议，旅游目的地应建设大数据及智能应用平台，构建用户画像、出行预警预测、行业市场分析等模块，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优势，构建一套旅游信息大数据开放平台。

近年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依托侨乡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，与乡村振兴、“旅游+”进行有机结合，创新社会治理，强化公共设施建设，着力打造全域旅游，促成了文化旅游新业态、新亮点，为游客体验文旅乐趣提供了一个好去处。

图为游客在景区内的雕塑人物景观前“打卡合影”。（武振江摄）



九宫山与美相遇

刘江滨文/图

知道九宫山，是因为李自成。像我这样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，大抵对李自成的故事耳熟能详。姚雪垠的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曾风靡一时。

不过，踏进山门才知晓，如果把九宫山比作一部书，李自成只是其中一章。九宫山之美，自然美，人文美，美不胜收，不可方物。

九宫山，位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，幕阜山系中段，鄂赣交界处，海拔1600多米。《辞海》云：“山峦九重，故名九宫。”《太平御览》云：“晋安王兄弟九人建九宫于此，故名。”素有“庐山天下秀，钟灵数九宫”美誉。

夜入深山。翌日，天光放亮，步出酒店，迎面与一泓湖水相遇。九宫山的湖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云中湖”，虽然不是很大，却见波光粼粼，白云飘飘，湖畔大树参天，绿叶婆娑，有三两游人沐浴晨光，徜徉漫步，别有一番情致。

山不在高，有水则灵。清泉，飞瀑，池潭，是山色秀丽的徽标。两天后，我们在九宫山内的石龙峡享有此赏。两山夹峙，危岩高耸，峡谷蜿蜒

一线，幽深狭长。峡谷其实是水道，溪流或淙淙或汨汨，断壁处则瀑布垂挂。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高，坚硬的石山却蕴藏着柔软且取之不竭的水，想想真是奇妙。山孕育了水，水反哺了山，润泽了一山的葱茏蓊郁，绿的树、翠的竹、青的草。不仅如此，水流出深山，支支脉脉，汇成小江小河、大江大河，成为生命之源、万物之母。故老子叹曰：“上善若水。”

水分上升，则沛然成云。九宫山的云，是天空的主角。那天午后，我独自一人沿云中湖走到山上，在半山腰的栈道上驻足，手扶栏杆，向远处的天空眺望。只见白云朵朵，一簇簇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；有的稀疏散淡，有的厚实绵密；有的是流云，快速飘移，有的是积云，缓慢变幻。忽然云层变厚，仿佛在棉絮中注入了一滴墨汁，染成了黑云。我长久地凝视着一块云团，似有各种面孔不断变幻来去。我仿佛看到了故去的母亲的面影，眼微闭，嘴微张，突然眼眶发热，泫然欲涕。可惜，只有几秒钟，那朵云又变幻成另一种模样了。